

柳亚子史料札记三集

张明观 著

紫雲樓遺註一卷，色子凌昇隱著。字啓凱，號
 夢亭，別署夢子，一字太昭，太海昭德。日年入南社，以
 同己評觀。青浦王德鍾前名，一九五二年春，以非命
 兵。以春為臨壇前教員親安，並所珍藏於色子
 輩丈州吳江縣志，東福縣松陵文徵，沈剛中分例
 古今時見貼，可念也夫！一九五四年七月三十日，吳江
 柳亞子病起記。時在首都北長街上天下地之虛。
 許敬亭先生詩，其有都北村註，王德鍾言古詩，夢亭覽，其有
 風雨同舟，夢亭稿，王也，即行，德鍾也，夫以，為，色子，西，以，云，云。

柳亚子史料札记三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柳亚子史料札记三集/张明观著. —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17

ISBN 978-7-208-14429-3

I. ①柳… II. ①张… III. ①柳亚子(1887—1958)-
人物研究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79613 号

责任编辑 顾 雷

封面装帧 陈 酌

柳亚子史料札记三集

张明观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3.75 插页 3 字数 384,000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4429-3/K · 2606

定价 42.00 元



柳亚子先生(1887—1958)

序

柳光辽

我和张明观先生相识于 1996 年，至今已经二十年。说得更精确点，是 11 月 14 日在吴江召开的部分江苏省南社研究会会员座谈会上认识的。座谈会的议题是筹备柳亚子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当时我正任职省南社研究会副会长，专程到吴江出席座谈会听取建议和意见。在会上得知，明观先生正抓紧撰写长篇《柳亚子传》，好赶上计划中的北京的纪念活动。

明观先生不负众望，按时赶出书稿，交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印行。1997 年 6 月 10 日，国际南社学会、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假座北京民革中央礼堂，联合举行了《柳亚子传》的首发式。

《柳亚子传》问世，照例事情到此可以画句号了；但是不然，明观先生研究柳亚子的兴趣和热度反而与日俱增。他觉得，因为时间、经济等条件的限制，撰写传记时搜集和研究资料不够充分；并且，柳亚子还有大量文献资料分别收藏在北京、上海、苏州、南京等地的文物单位，应当力争兜底查上一遍！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光上海图书馆接收的柳亚子捐赠就有 5 万多册图书！还不包括几万封信札，以及杂志、报纸等等。而且，明观先生的目标不是浏览一下目录，是要翻阅能够借到的每一个抄本、每一张纸条。这是多么巨大的工作量啊！明观先生决心下定，一头扎了进去，一进去就是二十年，并由此开启了我俩的交往，以外祖父柳亚子为中心议题的二十年交往。

当今学界出现浮躁，时有东抄西摘两句，妄发一通议论，便美其名曰“论文”，其实与“学问”二字相差远矣！明观先生坚持发掘稀见的原始文献资料，

在《柳亚子传》的基础上,努力将柳亚子一生史迹的研究推向前进。然而,文物收藏单位往往“门槛高”,门难进,史料长期尘封在库房里,连目录都秘不示人。对于一位民间学人,这哪是递一封普通介绍信就能成事的?于是,怎样叩开文物收藏单位的大门就成了第一个关口。几经商量,想出一个办法:由我以柳氏亲属的名义给有关文物单位寄呈“委托书”,声称年届古稀、且交通不便,请求准许委托明观先生前往查阅史料。这办法顶用,于是明观先生跑了收藏丰富的苏州博物馆,跑了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在上海图书馆发现近百年前柳亚子编而未竟的两函二十三册《分湖诗钞》稿本。在一个寒风凛冽的冬日,明观先生和我同往上图古籍部,取回了一千二百余页的复印件。

明观先生埋头在不断斩获的海量史料中,时不时地发来吊人胃口的信息,告诉我“览胜探秘”的新发现,在我的脑子里制造一个个悬念,也让我分享“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的惊喜。

他告诉我:“柳亚子先生早年翻译过一部外国经典名著,你知道吗?书名叫做《泰西说苑》。”哦,怎么会有这等事情?据我所知,外祖父小时候十分淘气,自从学会口吃这门“口技”后,学外文屡试屡败,对他来说,外文就像天上的月亮,可望而不可即。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外国话,哪怕是一个单词。外祖父居然出版过英文翻译书?匪夷所思……

他告诉我:“你知道吗?李安执导的影片《色·戒》女主角的原型是郑苹(冰)如,她殉难后,柳亚子先生第一时间在香港的杂志上发表了《郑冰如传》!”哦,这可能吗?《郑冰如传》怎么没有收录进《磨剑室文录》呢?再说,外祖父当时困居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孤岛,能在香港发表这样敏感的文字吗?

他问我:“你去看看柳亚子先生的《北行日记》,最后十几天越写越简单,这后面有什么名堂吗?”翻开《北行日记》一查,果然如此,日记结束用的两个字是:“滚蛋。”确实有点异乎寻常……猛然想起,北丽婆婆(柳亚子的义妹林北丽)曾经跟我说起过:1950年10月你外公来上海,表面上很兴奋,但是我总觉得他的内心是压抑的。北丽婆婆是外祖父的知己,不会信口开河,一定有所本,不过我当时没有追问……

.....

有时候我也向明观先生提出一些疑案：“外祖父早年有一个初恋的女友，L女士，她是谁？你看会不会是……”一段时间沉默之后，他寄给我一篇札记，题目是《L女士，究竟何许人也》（见《柳亚子史料札记二集》）。经多方探究，反复查证，明观先生用洋洋洒洒近万字篇幅，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

初读札记《凌景坚和他的〈紫云楼遗诗〉》稿本，读到吴江县公安局 1653 号档案“凌莘子”记载：“土改时，曾去北京找过柳亚子……”这句话，突然勾起我六十多年前的一段回忆。哦，那次在北京家中接待这位“凌先生”的，就是虚龄 15 岁的我，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我忍不住给这篇札记写了一段“附记”。

二十年的交往，我深为明观先生的学术品格所折服，他的淡泊，他的勤奋，他的执着。二十年来，明观先生陆续出版了包括本书在内的六部专著，撰写这六部书的开销，诸如搜集资料的差旅费、资料费、复印费，编著时的稿笺费、誊清费、打印费，还有历年购置的满满当当两大橱参考书、工具书，自然都要自掏腰包。他收藏了大量南社社员照片，且能识别照片里的“张王赵李”，而 2009 年南社成立一百周年，在多部介绍南社历史的电视片里，他却始终隐匿起自己的身影。他善于从细微末节处发现问题，穷追不舍，先是投入绝大部分业余时间，后来又投入了他的退休岁月，一千二十年——这使我想起外祖父当年编辑《曼殊全集》和《曼殊余集》的情景，同样是这般认真执着——我一直称呼他明观先生，这里面有感谢，而更多的是对不受功名利禄诱惑的学术品格的尊重。

就这样，明观先生力图透过尘封在文物单位库房里的资料，重现已经沉寂在历史中的柳亚子。这为我创造条件，追寻外祖父的真实生活，进入他的内心世界，并且通过柳亚子鲜活的人生，加深对 20 世纪中国的历史巨变的思考。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设想过：“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当劳动不再是工人为延续生命而出卖的商品时，“根据共产主义原理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地发挥他们各方面的才能”。明观先生全身心地做着他所钟情的学术研究，从治学中得到乐趣，

在精神层面上,他已经进入人类向往的理想世界。不知道明观先生是不是认可。

史料是学者治史的基础,史料的价值,首先取决于它的真实性。为了保证史料的真实可靠,作者在汇录史料的时候,十分重视史料的原始性,在各集《札记》中尽量使用第一手资料,引用原件。本书所录褚问鹄撰写的《纪念冯竟任先生》一文,就是来自柳亚子未刊的手辑稿本,是研究苏苏女校和冯竟任的难得一见的史料。《陈望道的一封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新南社成员研讨文化宣传方针的重要史料,首刊于1924年7月16日的《新黎里》,杨天石和王学庄合编的《南社史长编》曾经引用。而本书则直接引录陈望道的亲笔原信,并和前此公开刊登的文字作比较,使读者能重见当年编辑时删去的部分内容。在《宁调元的十五封信》《陈蜕庵的十封信》等信件里,亦有多处类似情况,这里不一一详列。

作者对各种史料的背景,如出处、时间、当事人等,都做了考证和介绍,还指出现在收藏原件的单位,供需要的学者查找。如,《所辑诗词集未刊稿四种》中说明,稿本现藏苏州博物馆资料室。南社除了历次正式雅集之外,一些社友比较集中的地区,诸如江苏吴江、湖南、广东等地,常举行地区性集会,不妨戏称其为南社的基层组织生活,各次活动往往都有应时的文化或时局主题,上述《酒社中秋倡和集》和《迷楼续集》等未刊诗词稿,堪称“基层活动”的“会议记录”,它们反映了南社社员对辛亥革命后军阀割据民不聊生,去“共治共有共享之新中国,实不知其几千万里”的愤懑心情,亦是研究南社史迹的原始史料。《关于〈笠泽词征补编〉未刊稿》一文,则是作者对《补编》的编者和成稿过程的翔实考证。经查勘,该稿现应保存在南京图书馆,着意吴江地方文献的有心人,自可按图索骥。

从史学发展来说,收集史料不是目的,只是开展后续研究的第一步,之后,还需要综合分析相关史料,解读出历史现象后面的因果,从而取得对社会进步内在规律的新认识。《札记》各集的史料,为开展专题研究准备了史源。例如,

本书所录刘重民、高尔松、张应春、杨明暄、许金元和沈雁冰的亲笔信件，以及相关文件和照片，提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若干情况，如果扩展为专题研究，或可补充这一期间的史学研究多集中在国民党高层，较少见到考察基层国共合作情况的缺憾。作者坚持不懈地编写各集《札记》，是“种树”、“挖井”之举，目的在惠及后来人，也是作者继承柳亚子把毕生收藏捐献国家回归人民的无私精神的实际行动，更期望有后来人，利用这些史料，把史学研究做下去。

《三集》的素材，不少取自信札、剪报、照片等，构不成完整的叙事，具有碎片性，整本书按时序排列，内容五光十色，但是形不成体系。对我这样的读者，因为说的都是吾家往事，再零碎也能读出味道，读出兴趣。在《给姚鹓雏的一封信》里，有曾外祖父（柳念曾）逝世后用“双枪（烟枪）”陪葬的故事，它原本是信里主要叙事之外的几句闲笔，在我读来，却不禁心生涟漪。过去说到鸦片战争，林则徐虎门销烟，总觉得那是发生在遥远过去遥远地方的事；如今却有了切肤之感，竟然是关乎自家墙门里的事情，曾外祖父、曾叔外祖父，乃至外祖父的堂弟，都因受阿芙蓉之害，英年早逝，可见当年鸦片祸害之广之烈。由此又联想到西方文明阴暗的一面：当年，用暴力推销鸦片，祸害中国老百姓；如今，造出“人权重于主权”的思想迷药，煽动“颜色革命”，制造乱局，祸害西亚、北非以及东欧的老百姓，真可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读到曾外祖母“喟然曰：‘安如或以革命破家，亦未可知；但渠不吸阿芙蓉，我所深信耳！’”那段话，又不由得心情激荡。人生在世，当有所为有所不为。外祖父的一生，对自己认定的事，坚贞不二；对自己反对的事，决然不做。常言道，性格决定命运，我对外祖父又多了一层理解。但是，对于不熟悉柳亚子、历史知识积累不多的读者，阅读这些札记时可能会遇到困难，觉得有隔膜，这个难题能不能想办法突破呢？明观先生告诉我，一位他敬重的老学者曾经提议，以后，可以在1997年版《柳亚子传》的基础上，有机融合《札记》各集丰富而稀见的重要史料，重新撰写一部百万字的柳亚子大传。明观先生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点子，可惜他已力不从心，只能期待于后来者了……

前面已经讲到,作者为了保证使用的史料真实可靠,尽量寻找并读到原件。这种做法得到一些文物单位的支持,但是,也在一些单位遇到麻烦。这些单位希望有馆藏文物的“首发权”,而单位本身的业务力量又有限,于是许多史料长期深藏在库房内,连目录都不愿拿出来,对外开放的资料量和社会上发展文化的需求之间差距不小。近日,中央发表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提出发挥民营经济作用,或引进管理人才,或组织混合经济体,由此联想到,文物单位是不是也可以借助民间力量,通过某种契约手续,利用民间学人帮助文物单位发展业务,使馆藏早日对公众开放,学术得到提升,老百姓得到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来一个双赢。

是为序。

2015年10月于南京

目录

序/柳光辽	1
“分湖”还是“汾湖”	1
关于分湖柳氏家谱	5
关于柳家祠堂	6
读英文	7
难以读懂的一句诗	9
为章、邹捐金助讼	10
关于历史小说《陆沉记》	12
新发现的译著《泰西说苑》	14
同里自治学社的一帧摄影	18
青年自治会的两帧摄影	19
一九〇六年海上送林立山东渡摄影	21
冯竟任的八封信	22
痛悼冯竟任	30
苏苏女学之余音	31
《纪念冯竟任先生》抄本	32
诗人笔下的午梦堂	41
吴江柳氏家藏午梦堂著作	47
午梦堂寻踪	50

午梦堂·池亭别业	59
宁调元的十五封信	61
赵声的一封信	72
陈其美的一封信	74
费树蔚的一封信	75
陈蜕庵的十封信	77
傅熊湘的四封信	84
关于《红薇感旧记题咏集》	89
李叔同的一封信	93
关于范君博的南社社籍	94
关于陈霭麓的南社社籍	95
关于许豫的南社社籍	96
包天笑谈南社	97
当事人说南社内讧	101
管窥收集吴江文献	107
舅祖父凌淦的一首题画诗	112
“吴易”还是“吴易”	114
关于《蓬心草》的序与跋	117
所辑诗词集未刊稿四种	119
关于《笠泽词征补编》未刊稿	123
关于四种“养馥斋书目”	125
关于两种吴江柳氏印谱	128
关于《柳亚子先生百印谱》	130
与张骥荃的诗文之交	131
关于署名郑佩宜的三首诗	136
新南社第一、第三次聚餐会摄影	137
岁寒社雅集图	140

陈望道的一封信	144
说说与汪精卫的那些事儿	147
吴江县国民党人活动的几帧摄影	152
陈淡园的一封信	156
刘重民的六封信	157
高尔松的一封信	162
张应春的九封信	165
新发现的张应春烈士诗两首	174
沈雁冰的一封信	177
杨明暄的两封信	179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一则函稿	182
再谈流产的《国民日报》	183
许金元的一封信	188
一本贴稿册	190
黄忏华的一封信	197
关于贴报册《记胡也频》	199
《亚子冰莹通讯集》稿本	201
女婿陈麟瑞	216
上海市通志馆的一些基本情况	219
关于南社聚餐会点将录	222
一帧“蒋党中监会”摄影	227
《柳无垢档案(一九三五年在都被捕)》	230
《南社纪念会(资料)》贴报册	240
关于七绝《追悼郑冰如烈女有作》和《郑冰如传》	250
一九四〇年末离沪赴港的一些隐情	252
关于七律《六叠匡字韵呈愚公》	253
快邮代电的两个版本	254

《榕湖畔的文人背影》读后	257
关于卢藏柳批任题《夏节愍全集》	261
“少愧猖狂薄老成”	265
对茅盾旧体诗词创作的影响	268
《怀旧集》与秦似	271
自剖	273
《林一厂日记》中的柳亚子	277
与叶楚伦就《甲申三百年祭》的一次交谈	282
说说与叶楚伦的那些事儿	284
从弄错了日子的茅盾寿辰说起	288
两帧茅盾寿辰摄影	291
三义妹·三义女	292
端木蕻良·曹红蓓	298
关于《分囊唱和集》纠纷	299
关于一篇联名慰问电	303
关于北行	305
关于七律《赠廖安祥一首》	307
关于给林隐(北丽)的一封信	308
说说与费树蔚的那些事儿	310
南行	316
关于在苏南各县即速设立文管分会事	321
在土改运动中给毛泽东的一封信	323
中共吴江县委:《柳亚子先生的情况初步了解》	326
中共吴江县委关于在土改和镇反期间对几位重要 民主人士的照顾情况汇报	329
凌景坚和他的《紫云楼遗诗》	331
为黄宝珣纪念册题诗	338

给姚鹓雏的一封信	340
《致锡纶》两见	346
《磨剑室藏革命文库》捐赠在何处	347
周振甫的一封信	348
关于上图所藏“柳亚子档案”	349
附录一 泰西说苑(译著)	351
附录二 柳无忌先生书简	397
征引和主要参考资料	417
后记	423

“分湖”还是“汾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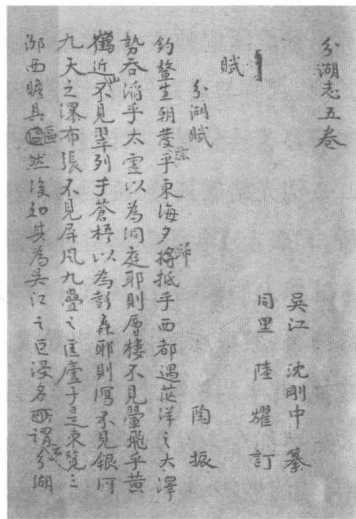
柳亚子《光明集卷五(六国木集)(1949年)》，有七律《感事呈毛主席一首，三月二十八日夜作》。其末联云：“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注文有云：“分湖为吴越间巨浸，元季杨铁崖曾游其地，因以得名。”(《磨剑室诗词集》下册，第1549页)这里的“分湖”，1994年版《吴江县志》作“汾湖”。(该书卷首《吴江县政区图》)此后，凡涉湖名者一律写作“汾湖”，诸如新建立的汾湖镇、汾湖经济开发区。

究竟“分湖”还是“汾湖”？

柳诗所说“元季杨铁崖曾游其地”，杨名维桢，字铁崖，浙江会稽人。元至正九年(1349)三月十六日，杨氏与陆宣等共七人一起泛舟分湖，作《游分湖记》，又撰《游分湖》诗。《游分湖记》有云：“解缆出汪港五里，所至分湖。湖东西袤八里，南北如之。湖分而半，一属嘉禾，一属姑苏，故名分湖云。”(《分湖志》稿本“卷七”)可见杨维桢是写作“分湖”的，且说出了得名的缘由。

同样写作“分湖”的，还有明初陶振的《分湖赋》。该文有云：“……东览三泖，西瞻具区，然后知其为吴江之巨浸，名谓之分湖

者欤！是时也，日落苍湾，烟淡平芜，恍东山之月出。遇邻舟之老渔，停桂棹而揖余，言曰：吾将告子以分湖之得名，衍子以分湖之大义，子亦乐而闻之乎？是湖



《分湖志》稿本书影

也，两界中分，南北无亏。其南也，则千纒之无尽；其北也，则百弓之有余。故南其半为嘉禾之境，北其半为松陵之墟。湖之得名其以是欤。故老相传，信而不诬。”（《分湖志》稿本“卷五”）这里借湖中“老渔”之口，说出“分湖”得名的缘由。

到了清代，写作“分湖”的乡土志，有乾隆时沈刚中撰《分湖志》、道光时柳树芳撰《分湖小识》，还有清末民初费善庆撰《垂虹识小录》等。

然而，明清两朝的吴江县志却有多种表述：

明弘治莫旦纂《吴江志》：“汾湖在二十九都芦墟村，上承嘉兴之水，北流入三白荡。旧名分湖，以其半属吴江半属嘉兴故也，后人加以水旁云。”（该书“卷二·山川”）

明嘉靖徐师曾、沈啓等纂《吴江县志》：“汾湖去县治东南六十里（属二十八都，与嘉兴分属）”。（该书“卷二·山水”）

清康熙叶燮等纂《吴江县志》：“分湖在县东南境，湖两界中分，南属浙江之嘉善县，北属吴江，故名分湖。”（该书“卷四·山川”）

清乾隆倪师孟、沈彤纂《吴江县志》：“汾（旧作分）湖去县治东南六十里（属二十八都，与嘉兴分属。陶振云：湖两界中分，南属嘉禾，北属松陵。按今与嘉兴府嘉善县分属）”。（该书“卷二·山水”）

清光绪熊其英、凌泗、凌淦、李龄寿纂《吴江县续志》亦作“汾”：“黎里里仁桥，嘉庆十五年汾湖巡检钟清源率里人重建。”（该书“卷六·水利、修塘、桥梁”）

综上所述，吴江县志有作“分”，亦有作“汾”。对于作“汾”者，清嘉庆徐达源所纂《黎里志》明确提出异议。有云：“是湖两界中分，南北相等，南半为嘉善之境，北半为松陵之墟，故名，县志添水傍作汾字，误。”（该书“卷二·山水”）

更加令人诧异的是，明末叶绍袁《湖隐外史》写作“分湖”：“分湖在余家东南，柴门槛箔，波光晓夕相映。北属于吴，南属于越，中分为二，故名分湖。”（该书国粹丛书本，第1页；中华书局1998年版《午梦堂集》下册，第1034页）而其《甲行日注》却作“汾湖”：“（三月）二十六日，癸酉。晴，是日汾湖之战，义师杀虏二千人。”（该书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0页；湖北辞书出版社1997年版《日记四种》，第340页；中华书局1998年版《午梦堂集》下册，第941页）瞧，同一作